



# 为民主而战的“黑牢诗人”蔡梦慰



蔡梦慰。

## 在“禁锢的世界”寻找光明

蔡梦慰(1924年至1949年),四川遂宁人,其家贫苦,自幼饥寒交迫,上学时曾因交不起学费而停学,后辗转遂宁、北碚、成都等多地才念完高中。步入社会后,蔡梦慰先后在兰州、成都、遂宁、潼南等地谋生,艰苦生活和动荡时局使其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内心也更加向往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1945年春,他到成都“遂宁旅蓉同乡会”任干事,阅读了邹韬奋、冰心、老舍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在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后,蔡梦慰初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运动才能带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彻底改造旧社会。不久后,经四川民盟宣传委员吴汉家介绍,蔡梦慰正式加入民盟,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吴汉家创办的《遂蓉导报》以鲜明的民主观点和务实的写作风格吸引了不少进步青年,蔡梦慰文字功底深厚,被安排负责《遂蓉导报》的组稿和发行工作,撰写了许多揭露黑暗、向往光明

的文章,像匕首一样准确击中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要害。1947年5月,蔡梦慰被民盟组织派遣前往重庆接办民联书店(后改名为现代书局),他积极向读者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同年6月1日,四川当局根据蒋介石“将全省所有中共人员、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员有密切联系的一切有关人员,全部逮捕,静候处理”的命令,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蔡梦慰以现代书局为掩护,为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提供掩护,竭力保存革命力量。

19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蔡梦慰仍坚持在现代书局工作,并与进步的三联书店、群益出版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冒险秘密出售被查禁的进步书籍,这惹怒了反动当局,不久,现代书局被查封。于是,蔡梦慰又办起了重庆文城出版社,在工作中了解到店员陈伯林是中共地下党员,蔡梦慰便通过陈伯林结识了中共重庆市委工运负责人许建业,在与许建业的交流中,蔡梦慰被其坚定的革命理想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所折服,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也更加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

## 用“闪光的意志”坚持斗争

1948年初,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决定发动农村武装起义,蔡梦慰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也积极申请回遂宁开展武装斗争。鉴于其特殊身份,党组织让蔡梦慰继续留在重庆开展地下活动,他经营的重庆文城出版社也成为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的秘密联络点。其间,蔡梦慰创办了《三月》《活路》《民歌》等进步刊物,并广泛发行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刊物《挺进报》。由于《挺进报》影响很大,被国民党重庆行营列为重大案件,1948年春,敌人动用了军、警、特、宪四方力量。5月10日上午,一群特务乔装打

扮到西南土产公司,企图逮捕担负秘密传递《挺进报》任务的共产党员潘星海。此时潘星海正好外出办事,时任西南土产公司经理的蔡梦慰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沉着冷静与其周旋,当潘星海返回公司时,他顺势推下窗台花盆,机智示警,使敌人的逮捕行动落空。敌人得知上当后,立即将蔡梦慰逮捕。此时此刻,蔡梦慰早已坚定了坚持革命、为党牺牲的决心,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蔡梦慰被捕后,特务很快掌握了他的真实身份和活动情况,并将他押解到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蔡梦慰在这里结识了更多的革命志士,狱友们被捕前都在不同领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在这个集体中,蔡梦慰更加明确了革命方向、坚定了意志品质,并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集中营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用酷刑来摧残革命者是特务们的“看家本领”。尽管蔡梦慰遭受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但是他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始终没有动摇,每次受刑后一苏醒便说:“谢谢难友们的关心,我没有向敌人吐露一个字。”惨无人道的狱中生活使蔡梦慰罹患重病,身体极度虚弱,但是他仍然积极组织并参加“龙光章追悼会”“绝食斗争”和狱中“春节联欢会”等活动,而且每逢新来难友他都要写下安慰、鼓励的语句,激发他们与反动派斗争的勇气。

## 以“激昂的诗篇”表明心迹

正当蔡梦慰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时,特务头子徐远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表示很赏识他的才华,希望他能为己所用,并企图用官禄来收买。自由与信仰孰轻孰重?蔡梦慰用一首诗作出了回答:

牢门,曾经为你打开,  
只消一提脚  
便可跨过这条铁的门槛。  
管钥匙的人说:  
——你想干点什么呢?  
搞事业吗,还是玩政治?  
我给你高官,  
我给你公司、银行、书店、报馆……  
——否则呀,哼!  
一声冷笑掩蔽了话里的刀;  
像修行者抵御了魔鬼的试验,  
你呀,拒绝了利与禄的诱惑,  
只把脖子一扬,  
便将这杯苦汁一气饮下!  
连眉头也不皱一皱呀,  
从金子堆边走过而不停一停脚,  
在红顶花翎的面前而不瞟它一眼。  
蔡梦慰对敌人的诱降嗤之以鼻,  
他一手持着信仰的盾牌,一手挥砍着意志的宝剑,立志与反动派斗争到底。蔡梦慰与一同囚禁在渣滓洞的诗歌爱好者何雪松、古承泽、刘振美、傅伯雍等秘密组织“铁窗诗社”,以竹签做笔,把棉花烧成灰制作墨汁,用诗歌作为武器,诅咒黑暗、歌颂光明。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新中国黎明的阳光即将照亮山城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对狱中的革命者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当敌人喊到蔡梦慰时,他不慌不忙戴上眼镜,整了整衣服,包扎好《黑牢诗篇》文稿,与难友告别。蔡梦慰在被押往刑场途中,将诗稿抛于路边乱草丛里,使得《黑牢诗篇》得以流传至今。《黑牢诗篇》共五章,长达250行,既讴歌了革命者在魔窟里英勇斗争、勤奋学习、追求光明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表达了斗士们虽然身陷囹圄,但依然坚信革命事业必定成功的崇高信念。诗篇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真正用血泪谱写的生命赞歌。

(据《团结报》)

## 古代也很重视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问题如今日益受到关注,其实古代人也会遇到心理健康问题。从他们的处理方法来看,古代人对心理健康的一些见解在今天仍有意义。

古代人也会患上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就是因为抑郁症而去世的。

早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古希腊的医生就意识到,健康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状态。在大约公元前400年的一篇医学文章中,一位医生写道:思维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着装、住房、体育活动和性生活,是健康的主要决定因素。

这位医生提到,一位患者的精神状态如此之差,以至于精神错乱,最终无法说话,他在床上躺了14天才痊愈。后来,希腊著名内科医生盖伦观察到,有些人经常会因为精神状态糟糕而生病,以至于病重直至死亡。例如,有的会因为丢了一大笔钱而发烧,变得神志不清,最终患上了脑膜炎,差点丢性命。

在古代,人们有许多方法来预防或治疗心理疾病。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提普斯建议人们关注当前,以避免精神混乱。只有当前是属于我们的,而不是过去和所期待的事情。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克里尼娅斯说,每当他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时,就会弹奏竖琴,让心情平静下来。

此外,古代许多医生建议患者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调整精神状态,如多锻炼,食用均衡的饮食,去海边旅游,玩跳棋或填字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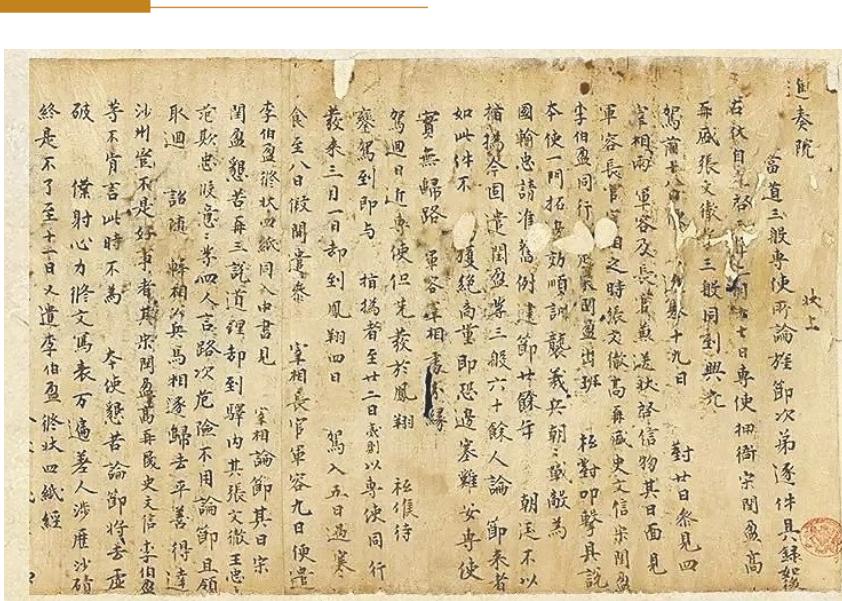
古人认为保持精神状态健康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如果感到焦虑、愤怒或沮丧,就需要做一些能引起相反情绪的事情。例如,抑郁症患者应当做一些能让他们大笑和快乐的活动,如去剧院看喜剧。然而,古人并不认为单一的活动就足以使精神状态恢复健康,患者需要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做出重大的改变。

(据《北京青年报》)

## 从“采风官”到“记者”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职业与今天的记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采风官”。他们活跃于民间的各个角落,深入市井乡野之间,搜集流传于百姓口中的歌谣与故事。这些收集来的素材,经过精心挑选与整理,最终汇聚成了我们今天依然传诵的典籍,如《诗经》等。

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风官不仅从事风俗、乡情的采集,更是对社情民意的传递,使民间的声音得以直达朝廷。



《进奏院状》(局部)写于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被新闻界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报纸。

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古人对重大事件的记载愈发重视。于是,史官应运而生,担当起守护史实的重任,既有随君王左右的记录者,也有精于编纂的修编者。前者宛如今天的前线记者,后者则类比于后方编辑,二者文墨融和,颁布天下,成为当时社会信息流通的重要渠道。

彼时的报纸称为“邸报”,这一特殊的媒介据说最早出现于西汉初期。“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然后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辗转

门抄”,这算是最早的新闻发布方式吧。汉代行政管理实行郡县制,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事处,称为“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是在皇帝和各郡长官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抄写在竹简或绢帛上,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就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给各郡长官。

东汉年间,造纸术的发明为“邸报”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用植物纤维造出的纸张逐渐取代了竹简和绢帛,使得“邸报”的抄写更为便捷。

到了唐代,由于驿道系统的进一步完善,“邸报”的传递速度明显加快。唐代的“邸报”由各地派驻京城的“邮务留后使”负责传发,唐代宗年间,“邮务留后使”改称“进奏官”,在“上都知进奏院”的统一管辖下发布“邸报”。现存最古老的“邸报”,是藏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敦煌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

宋代报纸叫法很多,除了“邸报”,还有“朝报”“邸抄”“进奏院状”“状报”等,其中仍以“邸报”最为通用。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更是极大地促进了“邸报”的发展和传播。这一时期的“邸报”,不仅刊载皇帝的谕旨和大臣的奏章,还涵盖军事、经济和社会动态等多方面内容。苏轼在夏日乘船赏江景时,一边看报一边与友人闲谈,并书写下“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阅读“邸报”的情景。

“邸报”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成为官员和知识分子获取朝政信息的重要来源,也留下了不少与“邸报”相关的诗句。明代谢铎有“北窗幽梦正逡巡,忽听南来邸报频。鸣马一空还立仗,震雷百里尚惊人”的诗句。清代诗人全祖望则写下“五夜秉兰膏,徘徊读邸抄”。这些诗句不仅展现了“邸报”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和重视。

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化媒体的引入和对言论自由的要求,传统的“邸报”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被更为现代的报纸所取代。及至1905年3月10日,《申报》上第一次将文章的采访、编写人员称为“记者”,至此,中国才有了“记者”这一专门的称谓。

从采风官的淳朴足迹,到现代记者的锐利洞察,新闻传播的方式在不断地演变,但不变的是对真实、客观、公正的追求。

(据《海南日报》)

## 一封血色家书

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义庄村史氏祠堂后,史砚芬烈士衣冠冢肃穆而立。百年雪松高大挺拔、青翠依旧,一如雨花台刑场上,那位视死如归的青年。

1928年9月27日,天刚蒙蒙亮,一位身着青绿色长衫的年轻人走上了雨花台刑场。他叫史砚芬,24岁,江苏宜兴人,曾领导宜兴暴动,打响了江南农民武装起义的第一枪。1928年5月5日,他在参加秘密会议后被捕。史砚芬就义后,他的亲人前来收殓遗体,在他内衣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血迹斑斑的诀别信。

血色家书,寥寥数语,却写尽了史砚芬的家国情怀:“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信念坚定:“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

2023年,位于义庄村史氏祠堂后的原村办小学被修葺一新,其中一间教室作为史砚芬烈士陈列室。一张张充满历史感的照片和这封家书,映射出史砚芬在血火洗礼中的坚定抉择。

义庄村现存一间两进的清朝建筑。1904年3月,史砚芬就出生在这里。史砚芬幼时,家里省吃俭用送他到私塾学习。他不负众望,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16岁时,还在中学读书的史砚芬,就投身到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中。

1927年,史砚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在中共江苏省委和宜兴县委的组织下,“农民暴动行动委员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副总指挥。1927年11月1日,他领导发起著名的宜兴暴动,这是江苏省最早反对国民党的农民暴动。1928年春,史砚芬被党中央派往南京,担任南京团市委书记。为了坚守党组织争取进步学生的重要阵地,他深入国立中央大学,在学生群体中广泛开展工作。1928年5月5日,他参加完一次会议后,被反动警察秘密逮捕。得知史砚芬领导过宜兴暴动,敌人把他送到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狱中,史砚芬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终从容就义。

“以后你能继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史砚芬的内心里,存着对小辈的期盼。在信中,他嘱托弟弟要像对待父母兄长一样听姐姐的话,嘱托家人不要治丧。“继我志愿”不仅是对他小辈寄予的期望,更是对后人的召唤。如今,史砚芬的这封家书被保存在档案馆里。(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 拾遗

### “下榻”原指把床放下

“下榻”是指客人住宿,虽然多用作书面语,但在日常俗语系统中无人不知其含义,而且不论国家元首、高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只要去住宿,大概可以用“下榻”某酒店的说法。

但是“下榻”最早的用法却大不相同。这个典故出自东汉有名的耿直大臣陈蕃。陈蕃最为人所知的名言就是那句“不扫一屋而扫天下”。据《后汉书·陈蕃传》载,“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陈蕃任乐安太守时,“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名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悬之”。贵为太守,对显然没有功名的周璆却只呼他的“字(孟玉)”而不称“名(璆)”,这是非常尊敬的表示。不仅如此,陈蕃还在家中专门为周璆设了一张卧榻,以便联床夜话。这张榻平时都悬起来,只有周璆来住宿的时候才放下来,故称“下榻”。周璆一走,这张榻就又悬起来了。

还有一个人也享受到了陈蕃“下榻”的待遇,这个人就是被称作“南州高士”的徐稚。陈蕃任豫章太守的时候,又重演了“下榻”一幕:“以礼请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

南朝齐诗人谢朓和沈约同为“竟陵八友”,私交极好。谢朓曾写有一诗《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沈约和诗《酬谢宣城朓诗》,其中有“宾至下尘榻,忧来命绿樽”之句。“尘榻”指特为尊贵的客人准备的榻,而贵客久久不至,悬起的榻上积满了灰尘;贵客再来的時候,才将此“尘榻”放下来。“绿樽”指盛满新酒的酒杯。

从此之后,“下榻”一词就成为礼贤下士、接待贵宾的敬语,又演变为只要住宿即称“下榻”,跟真的把榻放下来没有丝毫关系了。

(据《天津日报》)

### “尸位素餐”的“尸”不是指尸体

“尸位素餐”是一个常用的成语,形容空占着职位,空食着俸禄,却什么事也不做。很多人都把“尸位”理解成尸体所占的位置,这是错误的。在古代,“尸”是非常重要的祭祀礼仪。

《说文解字》:“尸,陈也,像卧之形。”这个“尸”的本义绝对不是尸体,而是“陈也”。尸体之“尸”则必须写作“屍”。什么叫“陈”?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解说:“祭祀之尸本象神而陈之。”原来,“尸”的本义是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

据《礼记·曾子问》载,曾子曾经询问孔子:“祭必有尸乎?”孔子回答道:“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古人认为祭祀的目的在于和祖先的灵魂沟通,用孙子来代表死去的先祖受祭,可以凝聚祖先之气,这种祭祀称作“尸祭”。

唐代学者颜师古在为《汉书·朱云传》所作的注中说:“尸位者,不举其事,但主其位而已。”代表先祖受祭的孝孙,在祭祀时仅仅是先祖的替身,是先祖灵魂的附体,自己什么事也不用做,只需要坐在神位上,“但主其位而已”。如果把“尸位”理解成尸体所占的位置,人死不能复活,怎么还能空占着职位呢?

“尸位”一词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怨。”夏朝君主太康空占着国君的位置,却只知道享乐,于是百姓都背叛了他。

“素餐”一词出自《诗经》中魏国的民歌《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是空的意思。清人陈奂在《毛诗传疏》中解释得最为明白:“今俗以徒食为白餐。餐,犹食也。赵岐注《孟子·尽心篇》云:‘无功而食,谓之素餐。’”有人把“素餐”误解为素食,这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解释是“无功而食”,即颜师古所说:“素餐者,德不称官,空当食禄。”

汉代人将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用来比喻居位食禄而不尽职,比如《汉书·朱云传》:“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据《天津日报》)